

【美】罗宾·霍布 著

ROBIN HOBB

麦全 译

THE LIVESHIP TRADERS

魔法活船

三部曲I 魔法之船（上）

SHIP OF MAGIC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THE LIVESHIP TRADERS
魔法活船

三部曲I 魔法之船（上）

【美】罗宾·霍布 著
ROBIN HOBB

麦全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本书谨献给

恶魔爪 (The Devil's Pa)

图腾柱 (The Totem)

EJ 布鲁斯 (The EJ Bruce)

免费午餐 (The Free Lunch)

拉布拉多人 (尺度! 尺度!)

(The L——rador [Scales! Scales])

屠杀湾 (这名字真是取得恰如其分)

(The [aptly named] Massacre Bay)

忠诚的 (小熊软糖饼干)

(The Faithful [Gummi Bears Ahoy!])

切入点 (The Entrance Point)

圣约翰岬 (The Cape St. John)

美国爱国者 (与伍基船长)

(The American Patriot [and Cap' n Wookie])

女同性恋之战争贩子 (The Lesbian Warmonger)

安妮塔 J 与玛西 J (The Anita J and the Marcy J)

大海鲢 (The Tarpon)

胡瓜鱼 (The Capelin)

海豚 (The Dolphin)

好消息湾 (其实没那么“好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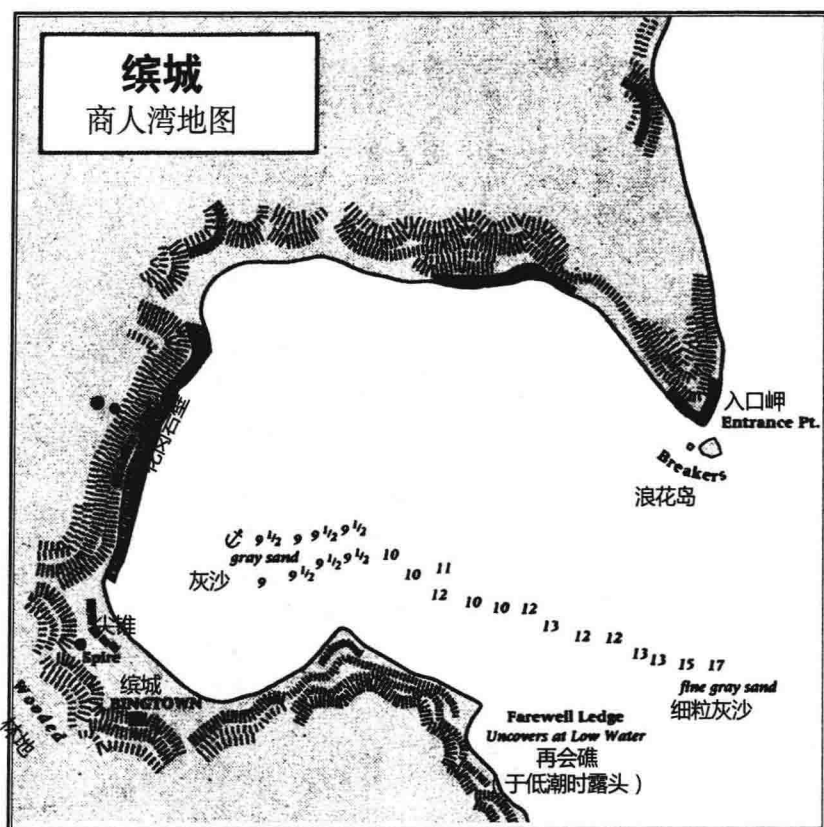
(The [not very] Good News Bay)

甚至还有小鸡儿 (Chicken Little)

另外，要特别献给瑞恩小姐 (Rain Lady)，无论她目前身在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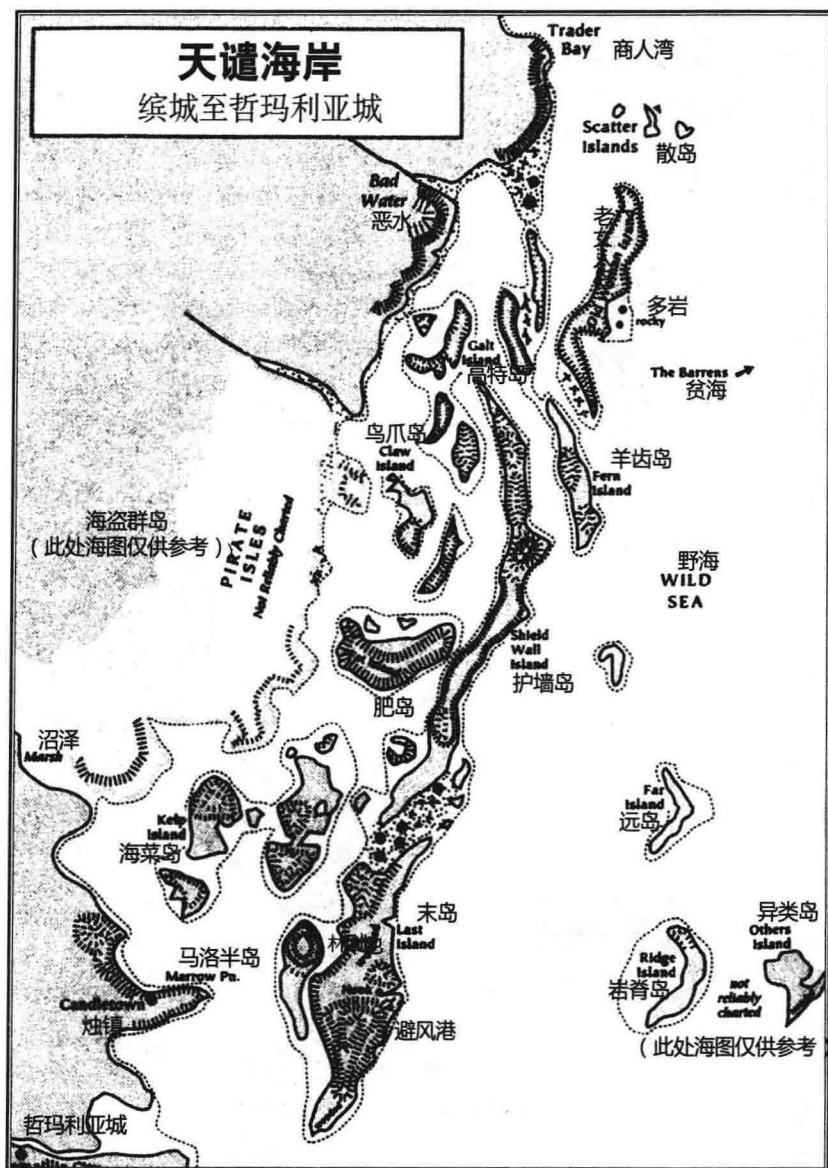
特别致谢

作者要特别感谢华盛顿州塔科马市 (Tacoma), “另类软体公司” (Software Alternatives) 的盖尔·齐墨尔曼 (Gale Zimmerman), 因为齐墨尔曼迅速且热心地逮住了几乎将本书吃得一干二净的电脑病毒。



天譴海岸

宾城至哲玛利亚城





目 录

Contents

上册

<i>Prologue: The Tangle</i>	幕 起	墨金的蛇团	001
-----------------------------	-----	-------	-----

Midsummer 仲 夏

<i>Chapter One: Of Druses and Drudes</i>	第 一 章	教士与海盗	005
<i>Chapter Two: Liveships</i>	第 二 章	活船	035
<i>Chapter Three: Ephron Westrit</i>	第 三 章	艾福隆·维司奇	061
<i>Chapter Four: Draytown</i>	第 四 章	分赃镇	083
<i>Chapter Five: Dingtown</i>	第 五 章	缤城	107
<i>Chapter Six: The Quickening of the Vervax</i>	第 六 章	薇瓦琪苏醒	129
<i>Chapter Seven: Loyalties</i>	第 七 章	忠心耿耿	147
<i>Chapter Eight: Night Conversations</i>	第 八 章	夜话	165
<i>Chapter Nine: A Change of Fortunes</i>	第 九 章	命运骤变	183
<i>Chapter Ten: Confrontations</i>	第 十 章	冲突爆发	201
<i>Chapter Eleven: Consequences and Reflections</i>	第十一章	余波荡漾	225
<i>Chapter Twelve: Of Derelicts and Wrecks</i>	第十二章	废船与运奴船	245
<i>Chapter Thirteen: Transitions</i>	第十三章	转变	265
<i>Chapter Fourteen: Family Matters</i>	第十四章	家务事	287
<i>Chapter Fifteen: Negotiations</i>	第十五章	情商要事	315

Autumn 秋

<i>Chapter Sixteen: New Roles</i>	第十六章	新角色	347
<i>Chapter Seventeen: Komit's Where</i>	第十七章	柯尼提的婊子	399



Prologue The Tangle

幕起

墨金的蛇团

墨金突然在他的烂泥窝里翻了个身，使得周遭浑浊一片，浓浓的泥沙弥漫四处；他脱下来的皮屑像是睡醒后所追忆的梦的碎片一般，与沙土和烂泥一起飘扬。他细长的身体绕成环状，盘旋移动时，表皮便互相摩擦，磨掉了尚未掉落的皮屑。在漂浮的烂泥又沉到水底之后，墨金举目望向正愉快地浸泡在水底烂泥中的那二十几条海蛇。“时间到了。”他以浑厚的嗓音说道，“时间已到。”

泡在海底的众海蛇一起抬头，他们睁着绿色、金色或是黄铜色的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他。丝莉芙代表众海蛇发言：“为什么？这里的海水温暖，又容易觅食，就算再过个百来年，冬天也不会来临。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我们何必现在离去？”

墨金又懒懒地将身体盘起来，在透进水里的蓝色阳光衬托下，新皮显得灿烂耀眼；他身上遍布明亮的金色假眼，充分对蛇众展示了他可是具有“古观”的海蛇。墨金连他出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记得，虽然他所见到的事物不是很清晰，也不见得前后连贯。正如那些身处两个时代之间，同时拥有两边生命知识的海蛇一般，他讲起话来往往没什么重点，也没有条理。此时墨金甩满头的触须，直到触须分泌出来的麻痹毒液像淡淡的云朵般笼罩在脸上；他吞下自己的毒液，再从鳃盖将毒液呼出去，以证明自己是赌誓吐真言。“因为现在时

间到了！”他匆促地说道。突然，他迅速离开蛇众，笔直地、比气泡还快地朝水面游去；接着，远在高处的墨金突然冲出海面，跃入“虚境”之中，但瞬间即潜回水下。他在蛇众上方疯狂地绕圈子，其焦急不可言喻。

“有些蛇团已经走了。”丝莉芙若有所思地说道，“并不是全都走了，甚至不是绝大多数，但是已经离去的蛇团，数量的确已经多到当众蛇一起跃入‘虚境’欢唱时能察觉到他们的消失。所以，也许时间已经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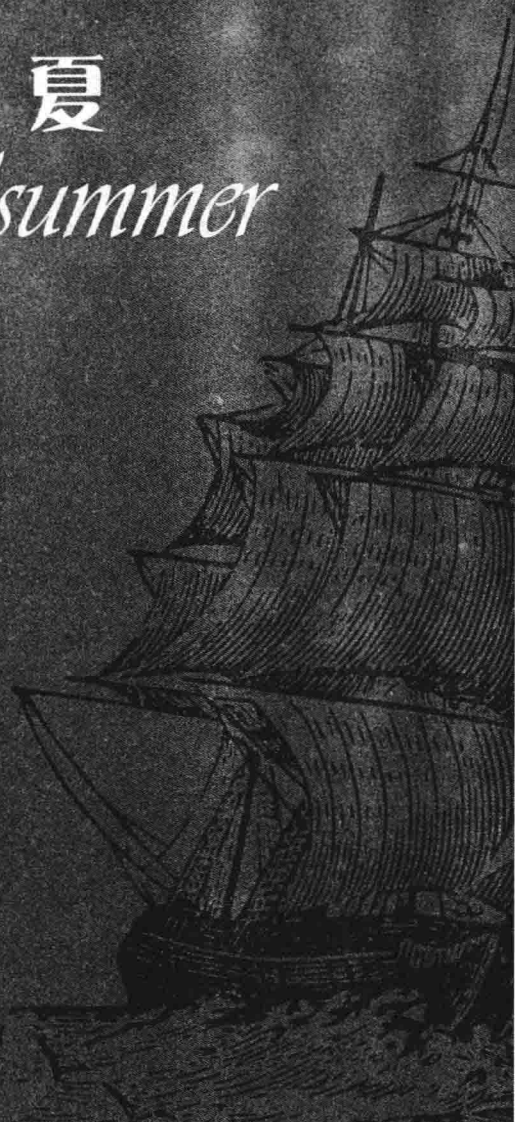
瑟苏瑞亚又钻回烂泥里去。“也许还没。”他懒懒地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到奥布兰的蛇团走了之后再动身。奥布兰比墨金要……稳重得多。”

丝莉芙突然从瑟苏瑞亚身边的烂泥中跃起，那一身猩红的闪亮新皮非常耀眼，但仍有些褐红色的皮屑掺杂其中。在开口之前，她先弯身将一大块皮屑咬掉，并吞了下去。“如果你质疑墨金所言，那你就去加入奥布兰的蛇团好了。其他蛇我不知道，但我一定会跟着墨金北去。宁可尽快动身，也不要太迟。或许去得早，就不必与其他十几个蛇团争食了。”她轻巧地将盘旋成圈的身体解开，顺便将最后的旧皮屑磨下来。她摇摇自己的触须，扬起头，嘹亮的叫声打乱了水流。“我来了，墨金！我跟你去！”她跃至水中，去追随仍在它们头顶疯狂盘旋的首领。

其他的大海蛇一条接一条地将盘成圈的身体解开，众海蛇——即使是瑟苏瑞亚——皆离开水底，升至“丰境”下的温暖海水中，加入蛇团首领，一起回旋舞动。他们将往北走，回到当年离开，只是如今已过太久，久到谁都不记得的出身之地。

仲夏

Midsummer



Chapter One

Of Priests and Pirates

第一章

教士与海盗



柯尼提沿着涨潮线而行，丝毫不理会打在靴子周围洗去足迹的咸浪，他眼里所注视的是一条由潮水推上来的零落海菜、贝壳和浮木残枝所连成的涨潮线。潮水才刚开始转向，之前不停扑向大地的浪花如今则逐渐消退，潮水退远之后，终究会袒露出这一大片黑沙沙滩，以及此时仍淹在水下的海蚀页岩和纠结海菜。

此时，柯尼提的那艘双桅船停在异类岛另一边的蒙蔽湾里，在早晨清新的微风将风暴吹得一千二净之后，他便将玛丽耶塔号停在那里。蒙蔽湾那排如同利爪般的巨岩本来就恶名昭彰，停船时潮水仍在上涨，那狰狞的巨岩不愿地任由镶着银边的绿波淹过。船上派出的小艇卡在长满藤壶的岩石之间，而柯尼提这才与詹吉司踏上那窄窄的新月形黑色沙滩——这沙滩虽在高潮线之上，但在昨晚暴风雨来袭、逼得浪头高起时却仍淹在水下。狭窄的沙滩上方是高耸的悬崖，悬崖上则是浓绿得近乎墨黑、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植被。纵然柯尼提是铁石心肠，也觉得这一去仿佛踏入了什么怪兽的大口之中。

他们吩咐船上的打杂小弟白石留在岸边注意着，免得小艇滑落或是什么其他的事发生。毕竟在蒙蔽湾里，因为稍有疏忽而发生怪事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紧接着，船长便命令詹吉司跟他一同出发，将白石独自留在原地。这使得那小子大为紧张，他不时转过头，除了恐惧地打量着峻峭的悬崖及崖上的森林

以外，就是就焦急着眺望着玛丽耶塔号；此时那双桅船紧扯着船锚的铁缆，似乎想要随着迅速从峡湾口退出去的潮水一起远离此地。

踏上异类岛的危险是出了名的。异类岛之可怕，不只在于这岛上的“最佳”下锚处有多么艰险，也不在于泊在此处的船只和访客会遇上什么稀奇古怪的意外，而在于这整个岛屿都笼罩在“异类”那种独特的魔法之下。柯尼提一踏上从蒙蔽湾通往宝藏滩的小径，就感觉自己像是触动了异类的魔法。这条黑碎石小径少有人迹，却几乎没什么落叶，也没被丛生的植物遮掩住，实在不可思议。小径上的绿荫承住了昨晚的雨水，此时正在将雨水如水晶宝石般滴落在积满了水珠的羊齿植物上。空气清凉似有生命，离小径一人开外之处的黯淡林荫之下已经绽放出艳丽的花朵，那香气蛊惑人心，仿佛在召唤人们丢下眼前事务，前来探索这别有洞天的野花世界。至于许多树木的枝干上不时可见的橙黄色蕈类，却丑怪到言语无法形容，而且在柯尼提看来，蕈类那鲜明的色彩像是道出了寄生者的饥饿感。小径上方有个跟羊齿蕨一样结满了水珠的蜘蛛网，迫使柯尼提不得不低头从蜘蛛网下通过；结网的蜘蛛坐在蜘蛛网边缘，跟蕈类一样都是橙黄色的，大小则跟婴儿的拳头不相上下。一只绿色的树蛙被蛛网黏住，不断地奋力挣扎，不过蜘蛛则无动于衷地冷眼旁观。跟在柯尼提身后的詹吉司恶心地嘟囔了一声，也弯下腰从蜘蛛网下通过。

这条小径直通往异类领域的核心，只要人类胆敢舍弃这清楚分明的路径，跨入那蓊郁朦胧、属于异类的森林，就可以找到异类。据说，在很久以前，有些大英雄踏上此地，但他们不走既有的路径，反而故意踏入森林，造访异类的老巢，其目的不外乎是向禁锢于异类巢穴中的女神请益，或者是索取奇异的礼物，像是穿了就能隐形的斗篷、燃着火焰的刀刃，或是无坚不摧的宝剑。而那些胆敢擅离小径、踏上异类地盘的吟游歌者，则总能在归乡之后换上一副令人听了心旷神怡的好歌喉。凯文·乌发的故事众所皆知，他在异类的地盘上待了50年，但是他返乡时的模样却与从前无二，只是头发变成了金色，眼睛变成了火红色，并以千回百折的曲调唱出了从不落空的预言歌。柯尼提自顾自地轻轻嗤了一声，这些古老的故事任谁都听说过，但是自从他懂事以来，就没听

过如今有哪个人离开了小径之后又返乡张扬的事迹——若不是他们此后绝口不提，就是偏离了小径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接着海盗头子将这些想法抛在脑后，他之所以来此，可不是为了要走岔路，而是为了要顺着小径走到尽头。而小径的尽头是什么光景，也是众所皆知。

柯尼提沿着碎石铺的蜿蜒小径穿过小岛的中心，也就是覆盖着密林的山陵，最后迂回地下坡，穿过长着密草的台地，台地再过去则是一片宽广开朗的沙滩，这儿便是小岛的另外一边。传言指出，凡是在沙滩这儿下锚的船只，下一站就会到地府报到。柯尼提从未听人提起有哪一艘船胆敢挑战这个谣言，大概是因为如此胆大包天的船只都带着满腔的勇气下地狱去了。

由于昨晚的狂风暴雨，此时天空蔚蓝清澈，万里无云。这片黑色沙滩绵延不绝，只被一条从山间流入大海的淡水河切断。新月形沙滩的极远处是高耸的黑岩悬崖，而悬崖底部崎岖地伸入海中，再凭空冒出一根利牙般的岩柱，于是悬崖与岩柱如同画框似的，套住了一方平静的蓝天与汹涌的海洋。

“昨天晚上的风浪真是不小哪，大人。有的人说，若到宝藏滩来，却没有到长着莎草的沙丘上走一遭，那就可惜了……他们说，凡遇上暴风雨，海浪就会把一些东西冲到石头上去。你一定想，那些精巧易碎的物品一撞上沙滩、石头就碰坏了，可是那些宝物总是好端端地躺在莎草丛里，像是有人小心地搁在那里一般。”詹吉司一边喘着气说话，一边快步跟着柯尼提走；柯尼提个子高大、脚步又快，詹吉司因此不得不赶着走。“我姨丈说，他有个熟朋友在莎草丛里捡到了一个漆黑发亮、画着花草的盒子。那盒子小巧精细，一打开，里面有个玻璃人像。这个人像是女的，而且长了蝴蝶翅膀。不过那可不是透明玻璃，那翅膀五颜六色、千变万化，煞是好看。”讲到这里，詹吉司停了下来，歪着头，谨慎地打量了一下主人的神色。“你想不想知道，异类是怎么跟他说的？”他问道。

柯尼提停下脚步，以靴尖探测湿沙上的纹路。他悠闲地弯下身，以手指勾起一条细致的金链，再一拉，便从湿沙中拉起项链坠子。他拿着坠子在细麻裤子上擦了擦，再轻巧地一拨，坠盖戛然而开。这项链坠子的边缘虽为海水所

浸，但是坠心所绘的年轻女子仍然笑脸迎人，那眼神既开心，又带点害羞地指责人的味道。寻到这件宝物，柯尼提只是哼了一声，便塞在他那件绣金边的短外套口袋里。

“船长，你知道的，它们不会让人把宝物带走的。凡是宝藏滩上捡来的东西，谁都别想带走。”詹吉司谨慎地提醒道。

“是吗？”柯尼提反问了一句，话中略带一点嘲讽的语调。他看着詹吉司听了如坠五里雾中，不知道自己是在自嘲，还是出言威胁。最后，詹吉司偷偷摸摸地换了个姿势，将自己的脸挪到船长出拳可及的范围之外。

“大家都这么说啊，大人。”他吞吞吐吐地说道，“凡是宝藏滩上捡来的东西都别想带走。我姨丈的那个朋友就没把宝物带走，这我是知道的；异类发现他捡到那东西之后，便带着他沿着沙滩走下去，走到一处悬崖边——说不定就是前面那个。”他举起手臂，指着远处那个黑岩悬崖。“那悬崖壁上凿了几千个凹洞，那种小小的，你们叫做什么‘堪’来着……”

“‘壁龛’。”柯尼提以做梦般的声音补上这两个字，“那种放好看东西的格子，我们称之为‘壁龛’。詹吉司，你们家乡话的称呼，一定也是这个意思。”

“是是是，那些壁龛里每一格都是摆宝物的，虽说有些空着。异类带着他沿着峭壁走下去，而那些宝物，啧啧，那可真是令人大开眼界：画着动人玫瑰花蕾的成套瓷杯、以珠宝镶边的金酒杯、漆得漂漂亮亮的木头玩具……哟，千百样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东西。然后，我姨丈的朋友看到一个形状、大小恰恰好的空格，就把那个蝴蝶美人摆回去了。他还跟我姨丈说，从头到尾他都觉得不对劲，直到他将宝物归还原位，才觉得松了一口气。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小岛回家了。”

柯尼提清了清喉咙，然而他这声音比起常人滔滔不绝的恶骂还更损人。詹吉司低下了头，不敢再看他一眼。“话是他说的，我只是转述而已。”詹吉司拉拉裤头，又以近乎不情愿的口气补充道，“如今那人成天恍恍惚惚的，还把两个孩子，老大跟老七，送进莎神神庙当教士。像他那样的人想法跟我们是

不一样的，大人。”

“不一样？那也得要看看你有没有用脑筋，若是你不动脑筋，也就跟他相差无几了，詹吉司。”船长替詹吉司下了结论。他那淡色的眼睛眺望着涨潮线的远处，海浪卷动，闪动的晨光刺入他眼中，使他忍不住眨眼。“你去你讲的那个莎草丛悬崖瞧瞧吧，詹吉司，你去走一圈，看看能碰上什么，带回来给我看看。”

“遵命。”那老海盗慢慢踱开。他回头了一次，以郁郁的眼神朝年轻的船长看了一眼，然后便手脚并用、灵活地攀上矮堤，跳上紧临着沙滩、长着密草的台地。他几乎是一上去就找到了个东西。他一个箭步上去，拾起某样闪闪发亮的物品。他将宝物举高，对着阳光反复端详，满是皱纹的老脸上显得兴奋且敬畏。“大人，大人，这东西你一定要瞧瞧！”

“你如果遵守命令，把东西带下来，那么我或许可以瞧瞧。”柯尼提不耐烦地说道。

于是詹吉司便像是主人一叫，便急急地冲回主人身边的爱犬似的，矫健地一跃，跳下一人高的矮堤回到沙滩上。他双手捧着宝物，棕色的眼睛里闪耀着青春活跃的光芒。他疾奔上前，每踏一步便扬起一把沙子。柯尼提望着跑上前来的詹吉司，额头上不禁挤出了皱纹，但是一闪而没。那老海盗虽然对船长阿谀奉承，但是干这一行的人总是吝于让别人分享自己的战利品，而詹吉司也不例外。柯尼提其实并不指望他会心甘情愿地把在草堤上找到的东西双手奉上。说真的，自己已经准备要在詹吉司跑上来之后，用蛮力把那宝物抢下来了。所以，如今詹吉司竟急急地跑上来，脸上还像乡下老粗送花追求心上人时那样大放光彩，柯尼提倒有点不知所措。

不过，他脸上照样挂着一贯的那种似笑非笑的面容，让人一点也捉摸不到他在想什么。他摆出了在镜前反复练习、有如虎豹般慵懒的姿态。当柯尼提站在那老水手身前时，不只看来身材高大雄伟，他脸上那似笑非笑的神情更使得他手下的人深信，不管他们做什么举动，船长都已算计在内。柯尼提的用意就是要让手下人深信，船长不但老谋深算，还知道他们在打什么主意。船员若